

经史百家杂钞

標點註解 經史百家雜鈔 卷二

序跋

易乾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政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於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

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易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合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易上繫七爻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

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代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易下繫十一爻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畏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

「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甯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元祇悔，元吉。」天地綱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禮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服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

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諫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以上因表首共和而數厲王時事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以上言五伯迭興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以上歷數名家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東周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峙，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歧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以上言秦之盛，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彊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以上言六國之盛，好用謀詐。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以上秦并天下事，有天意而兼地利。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頗有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以上秦記亦有可采。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司馬遷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陟，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

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享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馬遷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尙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康叔蓋唐叔字誤。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與焉。天子微，勿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以上言周封國之多。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以上言漢封宗族之強。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怙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以是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

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以上言諸侯日削強本弱枝。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司馬遷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甯，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言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以上言古者封國之長由於忠謹。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以上功臣多坐法亡國，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緼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司馬遷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闔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此以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

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捲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顛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崩贖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斲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斲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斲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崩贖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以上敘述家世。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之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

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勿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第，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以上談論六家要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四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困屨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

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攻管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以上談遺令遷論次史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以上遷有志作史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一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譏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以上與靈寔言春秋治人輔禮敬之不及，靈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則盛德不載，滅功成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以上言作史但記述事實不敢依春秋之褒貶，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浮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

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艷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鑿，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甯，政制易俗，作高帝本紀第八。惠之早薨，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阼，天下歸心，燭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紀，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記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

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與？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間不容鬮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禳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禮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甯，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詔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肯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遠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甯東土，燕易之禪，乃應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甯，南子惡蒯瞶，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榮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用熊度釋，熊渠是紂，紂王之賢，乃復國陳，既救鄭，作班師幸元懷，王客死，蘭谷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

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奮鱗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蠶。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驟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降戮于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旣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旣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泉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粟姬價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旣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戍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旋，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愴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旣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戎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甯。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

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唇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僂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執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無厭，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樽里甘茂之策，作樽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鄴郢，北催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於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結於不肖，惟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傳第二十一。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惟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

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運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惟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列儋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旣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惟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旅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變公不劫於執而倍死，作季布繆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禮，言古賢人，增主之明，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灑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

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馮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間，滿敗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親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厄，人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不倍，言義者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問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

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數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班固漢書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易施周氏二篇，字王孫也。服氏二篇，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荊川人。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韓氏二篇，名嬰。王氏二篇，名同。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傳四十一篇，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周書七十一篇，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便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楚說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

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採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周官傳四篇，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漢封禪羣祀三十六傳，議奏三十八篇。

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通、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雅歌詩四篇，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雅琴師氏八篇，名中

東海人傳言師曠後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寢以益微。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公羊傳十一卷，公羊高齊人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喜魯人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張氏微十篇，虞氏微二篇，趙相虞卿。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也。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太古以來年紀二篇，漢著記百九十卷，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

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傳十九篇，齊說二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燕傳說三卷，議奏十八篇，石渠論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長孫氏說二篇，江氏說一篇，翼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雜傳四篇，安昌侯說一篇，五經雜議十八篇，爾雅三卷二十篇，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弟子職一篇，說三篇。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龔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

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八體六技，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訓纂一篇，揚作別字十三篇，蒼頡傳一篇，揚雄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祭。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胡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這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建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之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年而通一藝，存其大禮，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

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魯穆公師。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世子二十一篇，名

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孟子十一篇，名軻

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孫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卞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

者。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河間周制十八篇，

似河間獻王所述也。諡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甯越一篇，中牟人。爲周威王師。王孫子一

篇，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因爲陳古今成敗也。李氏春秋二篇，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董子一篇，名無心。雖墨

子。侯子一篇，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平原老七篇，宋建也。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高祖

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賈山八篇，太常。蓼侯

孔臧十篇，父梁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賈誼五十八篇，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兒寬九篇，

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雜孫卿也。莊助四篇，臣彭四篇，鉤盾宄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

事儒、家言十八篇，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爲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筮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劉向說老子四篇，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關尹子九篇，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莊子五十二篇，列子八篇，名園寇先莊子莊子稱之老成子十八篇，長盧子九篇，楚人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穰下號天口駢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說威王下之宮孫子二篇，鷓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鷓爲冠周訓十四篇，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孫子十六篇，六國時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臣君子二篇，蜀人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楚子三篇，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

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公橋生終始十四篇，傳鄒詭始終書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乘丘子五篇，六國時杜文公五篇，六國時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諸公子所作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容成子十四篇，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鄒爽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爽。閔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馮促十三篇，鄒人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稱之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衛候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子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當國強兵。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處子九篇，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游楛子一篇，鼂錯三十一篇，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鄧析二篇，鄒人與子產並時。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惠子

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黃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鈇析亂而已。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田俅子三篇，先墨子。我子一篇，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龐煖二篇，爲燕將。闕子一篇，國筮子十七篇，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蒯子五篇，名通。鄒陽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

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禽二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爲

吳將，忠直遇讒死。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尉繚二十九篇，六國時尸

子二十篇，名俊魯人秦相商君師之軼死，倭逃入蜀。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十作。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淮南

外三十三篇，東方朔二十篇，伯象先生一篇，荆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吳子一篇，公孫尼一篇，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臣說三篇，武帝時作賦解子簿書三十五篇，推雜書八十七篇，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忘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趙氏五篇，不知何世，汜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王氏六篇，不知何世，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說淺薄，似依託也，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圍人宣帝時，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待詔號黃車使者，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蓬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瘞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唐勒賦四篇，楚人。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趙幽王賦一篇，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是吳人。賈誼賦七篇，枚乘賦九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陽丘侯劉陔賦十九篇，吾丘壽王賦十五篇，蔡甲賦一篇，上所自造賦二篇，兒寬賦二篇，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陽成侯劉德賦九篇，劉向賦三十三篇，王褒賦十六篇。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陸賈賦三篇，枚皋賦百二十篇，朱建賦二篇，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枚舉同時。嚴助賦三十篇，朱買臣賦三篇，宗正劉辟疆賦八篇，司馬遷賦八篇，郎中臣嬰齊賦十篇，臣說賦九篇，臣吾賦十八篇，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蕭望之賦四篇，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灌陽憲王賦二篇，揚雄賦十二篇，待詔馮商賦九篇，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秦時雜賦九篇，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廣川惠王越賦五篇，長沙王羣臣賦三篇，魏內史賦二篇，

東移令延年賦七篇，衛士令李忠賦二篇，張偃賦二篇，賈充賦四篇，張仁賦六篇，秦充賦二篇，李步昌賦二篇，侍郎謝多賦十篇，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雒陽錡華賦九篇，睦弘賦一篇，別栩陽賦五篇，臣昌市賦六篇，臣義賦二篇，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侍中徐博賦四篇，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左馮翊史張恭賦八篇。（右賦二十五家，賦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大雜賦三十四篇，成相雜辭十一篇，隱書十八篇。（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秦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奏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歌詩一篇，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歌詩詩九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諸神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掛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盜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竈爲侈

麗闕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李子十篇，女瑞反，兵春秋三篇，龐煖三篇，兒良一篇，廣武君一篇，左車，韓信三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劇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蚩尤二篇，見呂刑，孫軫五篇，圖三卷，繇二篇，王孫十六篇，圖五卷，尉繚三十一篇，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景子十三篇，李良三篇，丁子一篇，項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嚮，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五篇，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圖三卷，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風后十三篇，二卷黃帝臣依託也，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鳩治了一篇，圖一卷，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地典六篇，孟子一篇，東父三十一篇，師曠八篇，晉平公臣長弘十五篇，周史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伍子胥十篇，圖一卷，公孫子五篇，苗子五篇，圖一卷，逢門射法二篇，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蒲苴子弋法四篇，劍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雜家兵法五十六篇，蹴鞠二十五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蹴鞠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專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摺撫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秦壹雜子星二十八卷，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淮南雜子星十九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秦階六符一卷，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凶悍，非洪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顓頊曆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曆十四卷，月月宿曆十三卷，夏殷周魯曆十四卷，天曆大曆十八卷，漢元般周課曆十七卷，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度二卷，傅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律曆數法三卷，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王帝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日晷書三十四卷，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曆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太元陰陽二十六卷，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猛子閻昭二十五卷，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堪輿金匱十四卷，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鍾律災應二十六卷，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鍾律消息二十九卷，黃鐘七卷，天一六卷，泰一二十九卷，刑德七卷，風鼓六甲二十四卷，風后孤虛二十卷，六合隨典二十五卷，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羨門式法二十卷，羨門式二十卷，文解六甲十八卷，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日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曆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寢以相亂。

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善書二十八卷，周易三十八卷，周易明堂二十六卷，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大次雜易三十卷，鼠序卜黃二十五卷，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任良易旗七十一卷，易卦八具。

右善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善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武禁相衣器十四卷，噓耳鳴雜占十六卷，禎祥變怪二十一卷，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變怪誥咎十三卷，執不祥劾鬼物八卷，請官除妖祥十九卷，禳祀天文十八卷，請禱致福十九卷，請雨止雨二十六卷，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子輅雜子候歲二十六卷，五法積貯寶藏二十三卷，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昭明子鈞種生魚鼈八卷，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旒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妖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失常則妖興，人無覺焉，詎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雒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詆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國朝七卷，宮宅地形二十卷，相人二十四卷，相寶劍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執，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蘊情，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德，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癩爲劇，以生爲死。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四十卷，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秦始皇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金創癰契方三十卷，婦人嬰兒方十九卷，湯液經法三十二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堯舜陰道二十三卷，湯盤庚陰道二十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道要雜子十八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圃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泰壹雜子黃治三十一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生死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晦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班固漢書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甯，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

以親親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阬，隔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鉢』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於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尙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國孰然也。以上周秦封建。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互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而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杆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以上漢楚分封之大。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滅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以上諸侯漸上削弱。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

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誦首，奉上齎歡，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以上漢末宗藩之衰。

■班固漢書貨殖傳序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楬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山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獮未祭，罟網不布於壑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荏蕘，澤不伐天，鱉魚麇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壑，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以上前世寡欲足財民無爭心。及周室衰，禮治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

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哈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以上後世上下尙利法度。

班固漢書西域傳贊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以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龍魚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筭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

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尙茲？

■班固漢書敘傳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今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曹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擇，故名穀於擇，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臘，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婕妤，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以上子文至况，況生三子：伯旂、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方上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尙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旂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鹽書印綬，卽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祖父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旣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侯伯，伯惶恐起。

眠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噓。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紉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譴，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爲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尙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摩？」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旂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旂以選受詔，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旂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卽位，出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王。相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旂，而弟畜穉。旂之卒也，修緦麻，賻贈甚厚。平帝卽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闔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闔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闔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擢咎。以上伯旂穉初，成帝性寬進。

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戚，女寵至極，不可尙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譏，趙李亦無聞云。釋生、彪、彭、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罔，不黥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繫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以上嗣、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壘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適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上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持之，時民復知漢虛。」既感囂言，又惑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囂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

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以上彪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木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按此敘中王命論一首鈔入論著門幽通賦一首答賓咸一首入詞賦上編皇矣漢祖以下敘述七十條入詞賦下編皆違文正公原抄編訂蓋以類相從也。

劉向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悼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火哉！以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以上言仲尼之道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

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以上言六國爭強，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以上言秦以詐力并天下而終致敗。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以上言戰國之士因時而盡策。

許慎說文序

敘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義，萬品以察。蓋取諸夫，夫楊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一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書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以上文字之原及古文大篆，其後諸侯力政，不統于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軍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以上秦小篆及八體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涪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目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以上西漢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

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以上新室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書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指。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今敍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謬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怡，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以上述已著書之指，以大小篆合古籀。

五百四十部目後敍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四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于時大漢，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邇被澤，渥衍沛滂，廣業甄微，學士知方，探蹟索隱，厥誼可傳，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大岳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

靈。自彼徂召，宅此汝瀕。竊印景行，敢涉聖門。其宏如何？節彼南山。欲罷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稀，儻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召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沖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甯，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耑，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達受古學，蓋聖人不妄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褒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達，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齋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臯死臯，稽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召書者汝南許沖詣左掖門外會，令并齋所上書。十月十九日，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敕勿謝。

范曄後漢書宦者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宦，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闈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

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以上宦官原起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初，宦官悉用闍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闍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武，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以上後漢宦官事實。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于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嬖媚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執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翼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

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以上宦官災毒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蚘蟻之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援救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以上辨許遠事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甯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不下之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州，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以上并嘆巡遠事。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

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洲，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屈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以上南霽雲事。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竊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鬢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就，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鬢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以上雜述張巡事。

韓愈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麤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韓愈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伯易伯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貴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韓愈贈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以上體制崇重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塘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賣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以上地廣

俗殊難治。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閔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身以徜徉。」

韓愈送王秀才墳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苟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駢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柳宗元論語辨二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若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間，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仲尼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堯曰：『杏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

士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武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柳宗元辨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事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渚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于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與？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邪？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柳宗元辨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

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峽然而出其類，其義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與？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與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意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柳宗元辨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戾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猖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柳宗元辨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叢及古治，丁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子也。爲是書者，墨子之道也。

柳宗元辨鶡冠子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鵞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鵞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異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鵞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邪？假令真有鵞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邪？曰：「不類。」

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蠹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以上經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以上史。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以上子。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以上唐代興文。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闕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與？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不可惜哉！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夫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前而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以上盛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以上衰。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歐陽修五代史一行傳序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其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以上疑潔身之士遠遁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過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以上疑節義之士泯沒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無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

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歐陽修五代史宦者傳序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難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以上數張承業之賢，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籍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以上泛論宦官之禍，而歸結於唐昭宗。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

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以上五代宦官

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余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常能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以上言子美文必伸於後世。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畝，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有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以上言子美生於治世，又能文，竟以才見廢。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

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以上言子美爲古文於舉世不爲之時。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世所指名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以上言同時得罪者多復進用，獨子美不幸早死。

歐陽修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妄交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以上惟儼不妄交人。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筭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耐象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謂其座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以上惟儼與人辨語之詞。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生平所爲文數百篇示余，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慕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

矣。

歐陽修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以上與曼卿交因以求天下奇士。浮圖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以上敘已與曼卿祕演三人蹤跡。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嬾不自惜。已老，祛其囊，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巒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十首

右漢公昉碑者，迺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

右若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爲御史，鼠嚙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以上進碑中語。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以上歐異說，易以或人。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於野，爲再立之，並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

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眞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當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脚跡，並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參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猶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豈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元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甯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元宗自除內難，遂致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知爲政之本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襪，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撓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十一年。題名者五百一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

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僚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外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歐陽修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_{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岷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嘗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以上言好之而有力則物皆可致。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曾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之聚也。以上言金石文學難聚。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其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

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以上述集古錄目之意，或譏余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物聚而必散。

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不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竟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政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億鳥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以上書日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以上五代時著作，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利害禍福動其意也。以上仕宋後奏議。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說，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以上太宗眞宗時再進再絀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能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以上毅奏議在太宗時不言符瑞，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將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

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以上言當時毀譽虛實難盡信，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會鞏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中著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以上考書非完本，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禮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以上敘幹志事，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離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停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以上論其書合道，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遂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以上考其行之賢，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方，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以上自述表章之意。

會鞏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

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以上言法以適變，不必同道以立本，不可改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戰國遊士之說爲世大禍。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難？』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以上言籍不可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會鞏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以上言古者道一說一，無衆脫雜出其間。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蠶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緝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說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以上言周末有漢異說誕漫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以上言劉向亦爲衆說所蔽，不能拔俗。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曾鞏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

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以上敘書之存亡分合，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以上言後世之士道不行於妻子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采芣、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採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安石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刀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以上歎周禮之美備，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爲難。以上言訓釋復古之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齊聲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安石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由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以上言詩義難明，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恟，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悔。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與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燧火焉，豈足以廣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置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王安石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以上言史記於治亂興衰典章二者雖詳，心史則不能觀其通。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成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

之所宜究心乎？以上言治亂興衰有通鑑可稽而典章經制無書可以會通。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甯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以上言杜氏通典尙有未備未審之處，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澀，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一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以上言自述己之著作較通典有同有異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得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

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以上言採摭舊說間附己意。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

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銖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以上謙言恐有繁蕪闕略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墜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以上言不封建則井田不可行。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時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戶，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

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敍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以上言秦與商鞅楊炎之事，君子蓋稱而不能不遵其法。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適宜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刀布卽錢幣形如刀也。然珠玉黃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圓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以上錢。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錄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齋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歷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時，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以上以楮爲幣。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興立者，民也。光嶽旣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爲國之盛衰；官旣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爲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身爲累矣。作戶口考第三。敍歷代戶口之數，與其

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羈紼，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僱，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敝歷代役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權之徒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差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源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以上言征額日重，則官與商賈豪強皆無利可圖。然既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爲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鐵，或望戶而權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權徧於天下矣。蓋昔之權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以上言農民代商受困如驢課蹄地下之類。作征權考第五。首敝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推酤始於漢，推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歛者，若津渡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貨，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昉於周官之「

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防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豪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摧著賈居貨待賣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揀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務爲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邪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措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觀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天府，又有玉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爲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辟王，至廢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賈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

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貸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以上言唐虞三代取德兩漢魏晉取才。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措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燥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以上言隋唐以後官人皆出於銓曹科目。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旣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之士被舉者，未有不入官神，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梃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撤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以上言舉士與官分爲兩門。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時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尊之則爲師，鈞是人也。

以上言三代以前吏與師合而爲一。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治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以上言政與學分而學曰衰。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敘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歷，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羸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歷，幣祝之流，特設其官；百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以上分清濁。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顯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興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尊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官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公卿將相，爲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闕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搢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以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以上分內外。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爲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以上分文武。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

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語營繕；不過爲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尙書令在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爲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冗秩；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庠懸絕如此。以上名實不符古今互異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殺官制，次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者祭之禮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以上祭祀儀節久矣。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爲傳注，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讖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秦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靈威仰，或以爲耀魄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瞻，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常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以上鄭氏說不足據。至於禘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著爲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爲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字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

儀注，併詳著焉。以上祭禮并錄杜楊之說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此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禘，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農，次親蠶祭先蠶，次祈禳，次告祭，而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古者經禮儀禮，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爲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以上三宗無沿革者不之及。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鹵簿，及凶禮之國恤耳。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以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迹焉。蓋本晦庵儀禮經傳所謂「王朝之禮」也。以上略序王禮之日，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無庸贅敘。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閱工人常肄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蘇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真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

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故已秬，國已衰矣。以上言漢唐宋盛時無樂樂成而政已衰，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救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爲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爲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消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爲愚固不知其說也。以上言樂有神解不在簡編尺量之末。作樂考第十五首敘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諫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十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以上古者教練多而調發少。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

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以上言秦焚書實未嘗亡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爲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著者加鮮，著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闕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鼠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探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僞，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羣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卽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粗窺端倪。蓋殫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作爲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牾。故歐陽公復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爲勝。以上言史記世表爲歐陽所議，譜系似不可信。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派別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顛鉅儒，不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以上言無譜系則茫然難考。今倣王溥唐及五代會要之體，首敘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歷代所以尊崇之禮，册命之儀，并附見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室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

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爲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毫，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爲自郟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秦伯之爲吳，鬻釋之爲楚，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也，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以上言古者上下均至公，封國非有截然之疆界。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爲己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羣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爲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荆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鼂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爲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偏天子，必爲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剿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剿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剿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以上言漢之封建，凡三變而猜防益深。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偏，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疏畏偏，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爲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

唐虞三代之公心，爲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以上言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封建可久，因及漢末之弊，逮漢之亡，議者以爲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夷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紮，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卽攘臂取之，曾無顧憚。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釁。宋齊皇子，俱童孺當方面，名爲藩鎮，而實受制於典籤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爲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獎宗藩，亦不能拔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王綰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以上言疏宗藩者有弊，獎宗藩者亦有弊。今所論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於經傳，而事跡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風氏，以至邾鄆樊檜之類是也。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跡，不復贅敘。姑紀其世代歷年而已。若諸小國之事跡，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倣世家之例，敘其梗概。邾莒許滕以下是也。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採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建授之本末，而備著焉。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凡十八卷。以上自述凡例。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祭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蓋必二任合而爲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墮廢離隔，不相爲謀，蓋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而史氏以爲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爲一人，故疏略如此。以上言古者司天之與紀時政合而爲一。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

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脗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牴牾其失大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蝕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遲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姑述故事，廣異聞耳。天文志莫詳於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爲簡明。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採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於篇，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沒，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凡十七卷。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羲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爲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爲妖孽而不能爲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祥之說，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爲恆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爲妖，在漢則爲祥；而概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爲妖，在宣帝則爲祥；而概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會，強求證應，而采有所不通。以上言五行志之說，多不可通。竊嘗以爲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爲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如恆雨

恆陽恆燠恆寒恆風水潦火災之屬，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所謂魚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秦孝公時，馬生人，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羲之龍馬負圖，則祥而非禍。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亦一耳。故均謂之馬異。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謠詩讖之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並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異名之。以上自述命名物異之意，其豕禍鼠妖，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爲妖，如桑穀共生之類是也。若雨水冰，乃寒氣脅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水冰爲木不曲直。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爲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若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爲華孽。二者俱失其倫類。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恆寒門。附雨雹之後。又前志以鼠妖爲青青祥，物自動爲木沴，金物自壞爲金沴，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諭。今以鼠妖青青各自爲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云。作物異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以上釐正諸名目。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架多，所統架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爲夸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兗，歷陽爲南豫，歷城爲南冀，襄陽爲南雍，魯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架不復可考矣。以上言九州無定禹跡不可考，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以禹跡所統爲準，沿而下之，府州軍監

則以宋朝所置爲準，泝而上之，而備歷代之沿革焉。至冀之幽朔，雍之銀夏，南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職方者，則以唐郡爲準，追考前代以補其缺，以上言上以禹跡下以宋代爲準。而於每州總論之下，復各爲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則荆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狄則赤狄北狄皋落鮮虞之屬也。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磧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絕大漠，踰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以上言三代時四裔皆在中華之地。秦始皇既并六國，始北却匈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闢交趾，珠崖，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齎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窺其廣大，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代載記所敘，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詔令

書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

戮汝！

書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書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逝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究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

書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

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劓、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以上苗民作五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業常，繆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繆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堯彝典，獄非訖于富，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以上堯舜滅有苗制刑法。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氏，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弔，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以上告典獄者以伯夷爲法，以苗民爲戒。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以上言慎刑乃克，有終。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德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

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以上專言罰之條理。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爾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干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書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以上誓之先世輔弼文武，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我國家純。既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以上平王遭家難，無人匡扶，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子嘉！以上嘉文侯之功。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甯爾邦，用資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以上賜賚。

書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敎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以上除戎器，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撲，斂乃穿，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以上清道路，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以上嚴紀律，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政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

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以上劉瓛壁壘

書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以上自悔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達，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以上悔疎老成而親佞人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以上言國以一人衰以一人興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之辭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饗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好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邲。邲，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頽禍心，施于叔帶，惠襄避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以上惠襄以前皆藉諸侯靖難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髡。」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髡，

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以上靈景無恙，秦之妖言將踐。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以上訴單劉及晉之咎。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甲天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以上滅六國。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以上議帝號。

■漢高帝求賢詔 十一年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

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御史大夫、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遺諸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雍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諱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以上統由代入卽帝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以上存者兄弟墳墓勸令息兵。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以上不貪其土地，勸去帝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漢文帝除誹謗法詔二年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

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 漢文帝除肉刑詔 十三年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 漢文帝增祀無祈詔 十四年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以上增祝。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復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以上無祈。

□ 漢文帝民食不足求言詔 後元年

問者數年比不登，又以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

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而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遺匈奴書前六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庫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襪，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緋綠縵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遺匈奴書後二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深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赦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養，卒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毳毼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

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踐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文帝策問賢良文學

十五年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祿。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逮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載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旣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廟之不甯。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後二年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

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朔元年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旋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漢武帝報李廣詔

元狩二年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憚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苦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封齊王策

元狩六年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奸巧邊阡；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棗德，毋迺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策問賢良文學

元光五年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阡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踐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聞子大夫天人之

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漢昭帝賜燕刺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鄼、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翦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漢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元康二年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元年帝議封甘延壽等詔

建昭四年

匈奴邾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

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賭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而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歿，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襲之長，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以上往賓西南夷之故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以上有司發軍興之失，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以上邊郡之士，酸慄死難之賢，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以上亡逃自殺者之愚，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掉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毋忽！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馳定筌，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羶靡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以上蜀大夫疑招西夷之非，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入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水甯。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以上舉禹以證非常之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以上言賢君規模宏大。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

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以上言異域慕漢向化，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遯不閉，智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凌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以上言開西夷事不可已，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敵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王尊救掾功曹教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足以致千里；闔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器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漢光武報臧宮馬武詔 二十七年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外？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班彪擬答北匈奴詔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

兵將歸，歸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鄧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運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繪五百匹，弓韃韃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難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尙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等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使宜所欲，遣驛以聞。

漢明帝卽位詔

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甯。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柔百神，惠於繆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爲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繆寡孤獨，篤癯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爲內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虛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太尉熹告諭南郊，司徒訢奉安梓宮，司空魴將校復土，其封熹爲節鄉侯，訢爲安鄉侯，魴爲楊邑侯。

漢明帝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詔

永平二年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敕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闕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甯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踏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漢明帝辟雍行養老禮詔 永平二年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今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侯王設誓，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漢明帝申明科禁詔 永平十二年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甯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漢明帝塞汴渠詔 永平十三年

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溝澮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竟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疆則右隄傷，左右俱疆則下方傷」。宜任水執所使之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旣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壤墳。故蕩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

漢章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詔 建初元年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甯；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旣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旣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劓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章帝禘祭詔 建初七年

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存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

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皆有差。

漢章帝詔三公

元和二年

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息事甯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漢和帝恤民詔

永元十二年

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執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臯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馬援誡兄子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

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鄭玄戒子書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以游歷學業，遇關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以上出處歲年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以上傳家咨爾，兢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勸求君子之道，研讀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以上自述志事未竟。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蜀漢後主策丞相諸葛亮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不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以上數曹氏之惡。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以上述先主功績。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勛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襲行天伐，除患甯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以上後主嗣位諸葛專征。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以上言以順討逆，兵勢甚盛。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旂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箝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鋪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

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朕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以上敕降甲民。

諸葛亮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王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污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以上言大臣立權以殄逆亂。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播養，因賊假位，與金鞮，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閣遺醜，本無懿德，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憑兇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

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竟土之民，而大有造於操也。以上言與操合紹初謀，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箝口，道路以目。尙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亨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惑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以上言操專制朝政，誅戮忠良。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污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井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竟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以上言操發掘墳墓及請虐政。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燒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聘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瀋，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熇飛蓬，覆滄海以沃燦炭，有何不滅者哉！以上言操與紹相拒。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

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以上言操平心易離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揚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勛哉！以上勸以忠義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

年月朔日子，尙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伏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以上浮言見幾違害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滂簡墨。譬猶穀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鑿鑿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迹，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

不足持也。以上言吳國屢取滅亡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強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鷓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羗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師涉隴，則建約梟夷，旌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以上言曹氏武功之盛，反破韓馬宋張。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以上順逆之分。夫鷲鳥之擊，先高，攬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商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燹，靈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以上陳五道伐吳之盛。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穆尙，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尙，則

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擗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以上歷數拔用降將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邱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燦俱滅者，亦甚衆多。吾凶得失，豈不哀哉！以上泛論吉凶禍福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幸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以上歷舉江東舊德名臣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鸞鳩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蹠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甯，迷而忘復，闕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魏明帝賜彭城王據璽書

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修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甯於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勸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嘗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誥，仲尼論行，旣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曹植下國中令

黃初六年

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百司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慙，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鍾會檄蜀文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

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隳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攘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入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甯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鳩毒，懷而不祿，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賞，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諱以無禮取滅。載籍旣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

今相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變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密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以上魏宅中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購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迹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以上征遼東，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於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以上平蜀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僑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以上陳兵勢之盛。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

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交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以上勸降。

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眇然難究。淵流浩漭，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象陳昧。撫迹懷人，來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遊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宋文帝誡江夏王荊州刺史義恭書

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

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陸贄擬奉天改元大赦制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尹爾卿尹庶官，泊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之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眈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陵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佑，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以上皆自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祇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以上謝絕徽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旣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父母，實增

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味爽以前，大辟罪以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己宏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卽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宏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以上赦李田等叛將。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以上不赦朱泚而赦其部下。天下左降官，卽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入配隸，及藩鎮效力，並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兼別敕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反逆緣坐，承前恩朕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斂。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沈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以上滿洗有罪官職，仍與錄用。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常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敘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準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以上敘錄奉天定難功臣。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甯，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

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以上敕錄各方鎮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薶齒，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以上收葬死事者，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汙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甯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於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甯，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以上減放賦及奉天給復，尙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任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鈴，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惻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以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以上薦達賢才旌卹民間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卽商量條件停減聞奏。以上停減用度，布澤行賞，仰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於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陸贄擬議減鹽價詔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財利，與人共之。王道寢微，強霸爭鶩，於是設祈望之守，興榷管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澤，歷代遵用，遂爲典常。自項寇難，荐興已三十載，服于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閭者，杼軸其空，革車方殷，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汙萊，乃專煮海之利，以爲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權價日重。至有以穀一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條益峻，念彼貧賤，何能自滋？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天弊，實爲痛傷。嗚呼！朕不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之典，既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使人，征利滋深，疲疻致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應江淮并峽內榷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商議裁減估價，兼釐革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苛刻，止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韓愈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二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與？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續，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謂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強，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此君子之所不爲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開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尙書省，以至於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絜靜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爲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而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與？」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敝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

莫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竢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韓愈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鋸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迹所掩，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豕鹿，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沁沁覘覘，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歐陽修擬制九篇

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廊延路駐泊兵馬鈴轄制

敕：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則無以得士心。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算，頃自兵宿於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過也。苟其能者，無據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於戎事，肅軍捍寇，宜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願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杜鉞可衛尉寺丞制

敕：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鉞，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爲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爲舉者之累。可。

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敕：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沈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推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非爾志，干譽而進，不可爲。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郭固可甯州軍事推官制

敕：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公事制

敕：具官李仲昌，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

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爲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愼；濡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尙勉哉！以稱茲舉可。

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敕：郭元亨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邈茲南海，爾洙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爲，故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爲吏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洙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敍遷，勉用爾學可。

會鞏擬制四篇

賈昌衡知鄧州制

經史百家雜鈔 卷二 詔令

敕：記舊俗者，稱南陽之民，夸奢上氣力，難制御。今其餘習，殆尚有存者。故有邦之任，朕不輕以屬人。具官某中外踐更，令聞惟舊，茲用考擇，往分彼土。蓋穰涇之間，雖俗雜難治，然教民敦本，興於好善。召信臣杜詩之遺迹在焉。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尚思繼於前人，其往懋哉！無替朕命，可。

梅福封壽真人制

敕：某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而家居讀書養性，卒遺俗高蹈，世傳爲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可。

王中正種諤降官制

朕大興士衆，屬爾等以伐羌。固將舉其巢穴，非徒卻虜收並塞之地而已。兵西出則近，而爾等東緣綏德回遠之路，以疲士馬，費芻粟，致功用不集。中正議既不審，又約有分地，當攻其左，而不能奮擊，以殲除醜類。夫軍賞吾必信，而罰亦安得已哉！是用按爾之罪，降秩有差。其體寬恩，尚思報稱，可。

張知均州制

嶺之西南，桂爲劇部。外有溪居海聚之民，壤錯內屬，拊循填守，詎可屬非其人？爾比選於朝，往備茲任，而內不能統齊士吏，外不能綏靖華夷，致茲釋騷，自干邦憲。奪其美職，處爾偏州。茲惟朕恩，無忘思省，可。

奏議

書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

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諲。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以上言無逸，這知艱難。周公曰：「嗚呼！我聞曰：『一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以上殷三宗及後王。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以上周文王。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上成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上言宜聽訓，誠不可變舊法。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合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以上言怨讐者可敵不可怒。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紕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以上數莒僕之凶德。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隴散、檮戡、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以上舜舉十六相。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歸，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以上舜之四凶。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敬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以上言不可獲戎失華，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圍而用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泥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以上引后羿事，言不可恃力，體武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書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以上因羿淫于田，并以諫獵。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以上和戎之利用德度者不用力也。

左傳遠啓疆諫恥晉之辭

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闢，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蓬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類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以上言行禮不務恥人，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鄆，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麀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以上言恥人不可無備，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籙，籍談，女齊，梁丙，張幣，輔燮，苗賁，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以上言晉多才強盛，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李斯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以上言秦之先四君賴客之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

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囀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麗，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綿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箏，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以上言色樂珠玉不必秦產。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籍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以上言不宜逐客以資敵國。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

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顯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以上序——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虐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安全甚易，不肯蚤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適爲中涓，其次靡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

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刃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籠帥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帥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合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氣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

病非徒瘡也。又苦蹶。蓋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兒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蹶，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癘。夫辟者，一面病，癘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既卑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以上可爲流涕之二實止匈奴事。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纒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長太息之一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借擾鋤，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俎，婦姑不相說，

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郡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留心，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長太息之二。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人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

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真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著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

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制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醜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室，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史，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

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鯨鬪髡，則笞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陸康，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可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讓，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龔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者，不曰罷輒，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整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蓋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

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不挫辱大臣一條，長太息之三，魏高堂隆諫明帝疏稱太息者三，殆擅此。

賈誼論積貯疏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賈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以上靡財者多，立處竭，嗚呼！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而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孕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餓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以上言積貯以備兵革，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便天下各食其力，末枝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以上請疆諸子以爲蕃扞。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以上規畫維陽及梁二國。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讎，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讎，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讎，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甯，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忠，唯陛下財幸！

賈誼諫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執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

黥布常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專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賈誼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釁，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釁，雖鯨罪日報，其執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鯨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以上公鑄起奸，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以上錢法輕重不一，今農事棄捐，而採銅者日蕃，釋其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忧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乘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以上採銅與禁鑄並失，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鯨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銅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未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以上收銅七福。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花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廕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以上言秦亡之慘，以諫聽——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濱，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醑，祝鮀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

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以上言古人能養直士，置諫臣，故興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悞，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篋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彙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烟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以上言秦不養老，無輔臣，諫士故亡。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甯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是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綬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

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后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宏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以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紹令，民雖老羸癘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慙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先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以上言宜以禮待大臣不宜從射獵宴遊

■ 鼂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

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以上言用兵擇於釋將。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箭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箭三不當一。以上得地形。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舉，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以上卒服習。兵不完美，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以上器械利。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大小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身，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以上比較中國與匈奴之長技而言其可勝。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

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以上兼用降胡與漢兵二者之長。」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 鼂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地著，地著則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以上言楚重農桑乃有其民。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以上言貴賤輕重操之自上。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

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以上言農家之苦。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溲。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以上請入粟以拜爵免罪。

■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鬪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

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以上秦時戍邊之失。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壘，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以上胡人犯邊難防。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這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上募人備塞之法。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以上總言徙民有法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山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以上從遠方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者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以上制邊縣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縣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頌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躡首奮翼，則浮雲出流，

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君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袂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溝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襲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弊人之僂，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南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

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騾，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躡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讎，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劍相眇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義，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詔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輦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騁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能變者，未覩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可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天厲，和之至也。以上請制度以防淫。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殺擊，介冑生蠶，民無所告愬。以上周失之弱。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簠，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糧，糧食乏絕，越人擊之，奉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儼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

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以上秦失之強，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焚略巖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脇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深諱也。

■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以上言不可窮兵。讀武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幙，百

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以上高祖伐匈奴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執計之而加察焉！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賈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實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甯，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贖輕薄，負約反

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以上言越不宜用兵。問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輻而險，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聞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楫，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窟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量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以上軍士踰嶺死亡之必多，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經，車馬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出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中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以上言越人易防且可就撫。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

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起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傲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斯與之卒，有不一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以上言伐越之言。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薮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閑，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以上言以德懷遠不必用兵。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修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甯，永維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分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

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紂桀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諒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虐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玉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振，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

先王之德，與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以上對問中蓋聞五帝三王之道，至又將無補與一節，言非天降命不可反勉強行道，則必有功效，亦可作樂而天子安治。臣聞

之天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覆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以上對問中三代受命四句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和，此之謂也。以上對問中性命之情五句。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其次王，其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以上言修飾德教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

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以上修飾德，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上者，其提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以上修飾教化，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歸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祜，而

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以上對問中伊欲風流而令行至延及羣生一節重在何修何飭一句修飭德教一段修飭德一段未指明仁義禮智信以爲修德教之日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聘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濟答，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

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以上對問中虞舜之時至勞逸之分一節。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鈔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瑒，資質潤美，不待刻瑒，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瑒，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以上對問中儉者不造玄黃至二端異焉一節。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其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僇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以上對問中殷人執五刑姦至耗矣哀哉一節。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

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營，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功，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商究之，臣敢不盡忠。」以上對問中風寤晨興至未得其眞一節，因問任賢而陳貢士之法。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虛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

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微，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以上對天人微應一節而推之於化民之道，知命之學。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

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以上對問中上嘉唐虞五句。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既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裒，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葬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庶能勿失爾。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以上對冊中三王之教五句以下二層爲其問所不及因冊有悉之語也。亦就天人古今貫穿說下。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述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

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斃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以上言不戀民判冊所不及，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以上言罷絀百家冊問所不及。

路溫舒尙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

圖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甯。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以上言宣帝初卽太位宜有異恩。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矧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蹇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賈捐之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棠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球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致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以上晉三代不靡地而興秦皇務廣地而亡，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却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以上言孝文偃武武窮兵。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禁，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

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顯顯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以上珠厓不足貧，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以上言不宜舍先零而擊罕。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以上言罕縱爲寇，宜致之使來，不宜往攻。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以上言先零必救罕之急，解仇結黨，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

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弇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以上罷騎兵留步兵屯田發郡騎爲游兵以護田者

趙充國屯田奏三首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以上月須糧穀太多不變計測不能持久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材，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俸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以上言屯田而羌可瓦解。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一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戒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

省甲士卒，循河淖，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雖霜露疾疫，疥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探擇！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和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暮月而望。以上言先零破散愈期不遠。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壘木樵，校聯不絕，使兵弩，飭鬪具，烽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能，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以上言屯兵防守之法可持。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竄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以上言虜爲小寇不足患。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以上言繇役不宜復發，轉運不宜多費。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始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

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則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杆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詔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以上言虞周和氣致祥，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

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墮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糜，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蝻蝻蠶蠶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以上衰周乖氣致戾。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幅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以上言時多邪黨災異稠疊，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靡見，晁事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

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尊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句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披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警警，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劉向論甘遲壽等疏

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

延壽、副校尉湯，丞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監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陷康居，屠五重城，褫欽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燎燎，如電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損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武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資，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武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武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劉向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

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帝居霸陵，北臨廡，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以上言國家有廢興，引出文帝薄葬之賢，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樽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之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絃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蓋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以上雜引聖哲薄葬之事，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館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

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櫛。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以上言厚葬之非歸罪始皇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憐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夫之議，以息衆庶。

劉向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人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筮朝事，濁亂王室，子朝

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弑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業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以上歷敘權臣害國，而以呂氏之亂引出王氏。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專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筭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父、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以上僭言王氏極盛。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以上言王氏大則劉氏危，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

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以上請黜逐王氏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尚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傲幸，以身沒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以上言廢赦而姦不止，因陳俗之貪薄。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奸陷人於罪，貪財而慕殺，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攷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以上言下之俗本於上之化。今之僞薄，恃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

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收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以上言教化自近者始，宜先正長安帝都。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威，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終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以上因天災徵應，遂言宜崇廉西忠直。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襲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議論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以上言遵守舊章，不宜紛更。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

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以上言治性當戒其所不足。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隲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以上言正家當別適庶。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粲粲在沚，一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以上總起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上戒妃匹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驚，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

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以上勸經學。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措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以上威儀之則。

賈讓治河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夫士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士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淇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住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提，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欲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

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憾。』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何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數，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不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宗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陁，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帳，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以上秦漢匈奴之彊。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佚不暫費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以上未服時攻伐之難。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誦，其和難得。以上旣服撫之備。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

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旆，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失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殺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劉歆毀廟議

臣聞周室旣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併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

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甯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併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婞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旣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以上孝武功烈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以上孝宣崇立之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以上雜辨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樊準興修儒學疏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
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以上前古及光武之好學，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
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矧
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
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譙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
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
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以上
永平儒學之盛。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饗饗之忠，習譏議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
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
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
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以上陳興修儒學之法三端。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
頭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劉陶上桓帝書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
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

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旣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旣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嘆息者也。以上時政貪虐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青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以上薦朱穆李膺。臣敢吐不時之義，諱於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令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劉陶改鑄大錢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旋。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養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杆

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以上言憂不在貴在平民飢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治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銀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以上言禁鑄無益宜止役禁奪臣嘗誦詩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乘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并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絀織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年下笑。以上民窮則恐爲亂

諸葛亮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以上志意不可卑薄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

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以上宮府賢才可信任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以上自陳志事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以上總收一節

高堂隆諫明帝疏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殺帛者，乃士民之命也。殺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阨運之會，洪水滔天，使絲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

彼公卿大夫，並與斯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姬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薦臻，無以卒歲，宜加愷卹，以
救其困。以上言上下勞役宜加愷卹，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
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
昏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以上言當畏天命
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
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
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
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以上言情欲不節，將起禍亂，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
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則咨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
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修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
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
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以上言上吳蜀未平不宜困民，且秦帝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
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
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
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
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
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以上言存不忘亡，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

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太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歸，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台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以上言祿賜不宜減。

劉琨勸進表

建興五年二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琨頓首死罪上書。臣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教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緒。所以宏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以上言宗社常有主者。臣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遠，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

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舍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以上聞懷愍之難。臣瑋、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元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遺，奕、羿、宗姬之難，犬戎、葷以過之。陛下撫甯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旣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野，蒼生顛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咏，徵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旣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以上言元帝親賢宜嗣大統。臣瑋、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若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宵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

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以上言立君以定民志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臣禪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禪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江式文字源流表

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違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蓋是倉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以上自古至孔子，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舛。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簡易，始用「隸書」。古文自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以上秦漢，興有尉律，學徒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尙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連應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旛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

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以上西漢及新莽後漢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以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以上後漢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聞古藝，特善蒼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厥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牋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以上曹魏晉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做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以上晉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免爲醜」，「神蟲爲蠹」，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以上元魏文字錯誤，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皆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蒼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敍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以上自述世習斯業。臣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切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尙書五經音註籀篇爾雅三蒼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複重，統爲

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訓詁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而註；其所不知，則闕如也。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以上自述撰集文字以穀爲主而訓詁音聲附見。

陸贄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甯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尙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以上進言之由。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

或有傍遭註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况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鷂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千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闢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踴距躡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老師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鬪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輿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效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倡亂之始，氣盛力全，恆趙青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

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慮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漂搖不甯，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以上言操失其柄，當務改行，易制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纒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羣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剗，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邪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凌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敕諸鎮，務使協同，容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

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以上辨輕重緩急。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芄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以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泊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章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請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滅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完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唯陛下圖之。謹奏。以上請撤河北之兵，回援汝洛。

陸贄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卽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

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以上誠旨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鷲，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容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奸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慄鄙詐而求顏色之木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

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弗拂者，聖人之所尙。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尙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霹靂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差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至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

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以上言從諫改過爲美德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予以虧天下之理，予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亡省納也。以上言雷同之論不可輕棄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聘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懷，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聞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聘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慮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

下之畏懷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于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卞、納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以上言辭窮者未必理屈。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心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纆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覺，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蔽；况有疏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譴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

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以上分別治亂之由，宜戒疏隔猜忌，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疏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戶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

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以上接下獎善納諫推誠四大端，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匠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與？以上言開元始置二庫，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不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嚮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尙梗，師旅方殷，

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以上言大難未平，不宜遽私二庫，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侯館之吏，兼探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譎，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毗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譎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以上言軍情離怨。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難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彊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思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宜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愆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以上言所以致離怨之理。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織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焚綱，剩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

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恠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以上請改過散財。

韓愈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尊，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以上備舉五說之不可。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

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竊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以上自陳已說。

韓愈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以上言事佛得禍。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

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禿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以上言黨宗不應信佛，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以上請屏斥

歐陽修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

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奮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陛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事委一不學無識，讒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

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能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蘇軾上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以上總起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懷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

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已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以上總言結人心。今陛下小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啄，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

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以上論制置三司條例司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陛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翁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以上言謀事貴於無迹，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并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陽瑒皇甫環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

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遺，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甯歲矣。以上論遣使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以上論興水利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

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于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以上論雇役。孟子曰：『始作備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

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壞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賈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今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以上論均輸。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倣幸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結人心止此，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儉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疴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疴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簿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空，僞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以上言培養國脈不在富彊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

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齋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以上言用老成忠厚不取新銳，刻深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至於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微幸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之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

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以上言不取鑿進速化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厚風俗止此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者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

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言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以上存紀綱，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備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重，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

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賈，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譎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沒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

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收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福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弊於輸送，貨糶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劊鱗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臣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彊，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况所任將吏，罷輒凡庸，譬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埽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

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痛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跡，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蘇軾徐州上皇帝書

臣以庸才，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服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

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聾聵，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郿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驍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萬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樞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治，治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治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東京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送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治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治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治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治，治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疆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治戶每治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治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治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

鐵得北行，則治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蔽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召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采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常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人，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

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闔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羣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與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目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將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采唐之舊，使五路盡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學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伐，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

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甯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武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覩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暇，弊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於合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

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十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貧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舊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

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誅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

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試其能行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道也。所謂任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投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彊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

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位。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生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彊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

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願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制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匄，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彊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閭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鴆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職者，

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
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
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
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嘗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
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
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
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
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
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
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
也。方今取士，彊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
不必彊，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
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
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
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
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
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崑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
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

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雖自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愴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

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幣，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特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

武帝趨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疆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疆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彊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

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立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創立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立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彊所劣，懂懂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於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難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甯，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鴛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

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